

# 從登天入海到上山下鄉

■ 梁燕城

本刊總編輯

十三歲時讀《莊子·逍遙遊》：「北冥有魚，其名為鯤。鯤之大，不知其幾千里也。化而為鳥，其名為鵬。鵬之背，不知其幾千里也；怒而飛，其翼若垂天之雲。是鳥也，海運則將徙於南冥。南冥者，天池也」，「天之蒼蒼，其正色邪？其遠而無所至極邪？其視下也亦若是，則已矣」。少年時常仰首觀天之蒼茫，或凝視無際星空，想像巨鳥飛太虛之境，俯視大地人間。又喜歡到驚濤拍岸之大海邊靜思，想像巨魚鯤下潛深海，探神秘之境。

二〇一二年六月二十四日是中國歷史里程碑，莊子的大鵬已扶搖而上太虛，神舟九號與天宮一號手控交接成功，同時鯤魚也下潛到深淵之底，蛟龍號潛入七千零二十米。全世界華人都屏息觀看，那是一九一九年五四運動以來的中國科學夢，終於實現。一百零三年了，五四以來，中華民族經歷了軍閥內戰、國共內戰、日本侵華、解放戰爭、朝鮮戰爭、三年自然災難、文化大革命，一百年來同胞死去億計，這是何等血淚的過程。中國剛開放時，一窮二白，落後得無法形容，海外華人都為中國的殘破而落淚，跟著紛紛從海外帶著資金或學識回國貢獻，而全國人民也同心奮起，在極艱難處境中發展，才走出最近三十多年的成功，終能上太空，下深海，這是何等悲壯的歷史。

然而在極大成功的同期，中國社會和人文處境仍極待改善。我五月從南寧坐車七小時到百色隆林縣，車子走入沙泥石路，彎曲迴旋地前進，花了一小時到沙梨鄉，再入山到兩個村中探望兩位貧困同學。在紅河邊的山上，一位男同學名高，因三年乾旱，田地種不出玉米，家中已無收入，十分艱難，其家一無所有，十分破舊。他還有二十天就要高考，他自信會成功。他本來因貧困而失去夢想，但因「文化更新」的資助，使他得完成學業，他表示將來堅持要服事人。我們很關懷他，決定如果他考入大學，文更必繼續資助的。

另一位女同學名蓉，一問其處境，立刻痛哭。原來她因家貧，父親出外打工，頭兩年有回家，但之後即失蹤，四年音訊全無，不知是生、是死、是病，還是另結新歡。她與母親及弟弟均十分擔心，但又無能為力。弟弟已放棄學業，與母耕田，因乾旱種不出好水果及玉米，家已無收入，全家陷入困境，靠叔叔在外工作兼顧養育。蓉對困境哭泣不止，我們團隊中的女士緊緊抱著她，安慰她。她並不漂亮，成績也不很好，看來不易入大學，相信前途相當困難。

之後我們到縣城見資助的學生，每一位都訴說其血淚的故事，部份是留守青少年，父母多年出外工作，很少享受倫理親愛的經驗。一位叫娜的同學，父母到廣東七年未見，且母病，用盡賺來的錢，如今報考廣東的大學，希望成功入學到粵，可以與父母團聚親情。很難想像，從小六就與父母分離，對孩子是何等痛苦經驗。

不少同學是孤兒，或失去一位至親，或父母有病，一位叫雪巧的同學，二年級時因太貧窮，

父出外打工，不料老闆不發工資，理論時被欺負，之後病倒，剩下三十元，母趕到城接他回家，又瘦又傷病，作為女兒心中很疼，但又很無奈。雪巧說到此泣不成聲，謂本以為無機會完成學業，但得到文更的愛心支持，十分感動，立志將來必以愛心對人。

聆聽每一位同學的人生，都是有血有淚的故事，我們心中都很沉重。我在上山下鄉時，剛是油菜開花的日子，沿途山野一片黃花。回想半個月前，在雲南見滿山白色李花，大地雖貧而仍可觀賞。但五六月暴雨，乾旱農田又被浸壞了。

一面讀高天深海的成就，一面在貧困山區曲折的道路中沉思，我們是處在一個偉大而艱難的年代。近期中國發展，極度成功，又極度困難。中國的GDP達世界第二，奧運與世博達空前成就，人民生活大大提高，中國已擠身列強，其富強震撼世界，成為窮國發展的典範。但中國仍有很多難題，貧困階層很龐大，部份城市有民眾暴動，官員貪腐和濫權仍未根除，外國敵對勢力不斷煽動分裂，美日和南亞串連包圍抵制中國。

自一九九三年在海外推動文化更新運動，十九年來，我在中國走遍大江南北，從煙波浩瀚的沿海大城市，到西北遼闊的沙漠草原，到西南青翠的崇山峻嶺，我與最草根的農民，城市的民工都交了朋友，也與最高學養的知識份子論學，亦和各級官員交往。我親身體會到中國這段歷史性的巨變。

我見到最貧窮的縣城，因著公路開通，而日漸繁榮。我見到資助的城市民工子女，父母在經濟發展中改善了生活。我見到資助的窮學生大學畢業，變得健康活潑，且願以愛心服務其他窮人。我見到殘破落後的舊城，發展為現代都會。我見到貧寒城鎮開始開發新區，且建四星酒店。我見到新一代的行政與英語水準提高，年青人則奮發向上。我見到大學教授的朋友，由六百元月薪到搬入一百多坪的單位。我見到報刊、媒體及一般人民從小心講話到放膽直言，我見到大學可以自由發表學術觀點，我見到不同宗教間可自由而和諧地對話。

然而中國社會當然仍面對很多難題，今見人民在網上批評聲音不少，也有人要爭取各種權利，正是由於公民社會已形成，而自由空間也在擴闊，那是中國走向先進社會的現象。我相信中國將必克服難題，包括各種濫權與腐敗，建設新時代的文化，走向民主法治及均富的美好的未來。五四運動追求的科學與民主理想，終必全面實現，我對中國仍是樂觀的。

當高天深海傳來喜訊時，我們仍須上山下鄉去行出仁愛，廣大的弱勢人民須建立尊嚴，創造希望，活在公義的處境。面對中國的成功與憂心，我多年持守的有四大倫理原則：

1. 己所不欲，勿施於人（《論語·顏淵》及《論語·衛靈公》）。
2. 己欲立而立人，己欲達而達人（《論語·雍也》）。
3. 你們願意人怎樣待你，你們也要怎樣待人（《聖經·馬太福音》）。
4. 不是要受人服事，乃是要服事人（《聖經·馬太福音》）。

中國在一切發展的成就中，不能自驕氣盈，更不能單靠經濟與科技，卻必須有精神與文化的力量。人間極須激發孔子仁者愛人的文化、孟子的惻隱之心、及「行公義，好憐憫」之行動，以無條件的寬恕與慈愛去實踐，建立社會的良知、道德和正義，則中華民族文化整體發展仍有前途。